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四

吳　沈欽韓撰

禮樂志

按班氏此志有樂而無禮宋書志序曰班固志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蕭子顯南齊志云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攷此志又云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弗傳後書曹褒傳章和元年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計固於章帝末年得之作漢書時未嘗見也衛宏撰舊儀亦在班氏之前蓋並未得見乃

至疏簡耳

跪拜

儀禮之坐皆跪也

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

衛宏舊儀曰黃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鉤盾署屬少府輦動則傳蹕止人清道宮正職凡邦之事蹕注云若今衛士塡街蹕也按開元禮太太極殿受羣臣朝賀其日依時刻將士塡街建五旗丞相九卿執兵奉引按此即大駕鹵簿詳見晉志

得古磬十六枚

小胥職注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魏書樂志普泰中長孫稚祖瑩表云昭二十年傳晏子云六律七音服子愼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按此但言鎛鐘之數云十九未詳賈公彥疏云此一歲之閏數服以音定云以一懸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按大射笙磬西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鐘其南鎛北方避射位無鐘磬則三面鐘磬鎛天子宮懸四面鐘磬鎛而已不見有十二懸服即如此義乃可尋究周禮小胥注云十二懸非鄭義也二八十六枚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明統

志漢水在嘉定州犍爲縣東北一百八十里以成帝得古磬故亦名寶磬川嘉定州志得磬處即犍爲縣距州十里復依禮圖編懸十六云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大樂所用鍾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按此蓋但依七音正半　按此則十六之數尚矣隋書樂志牛弘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枚通考一百二十四　仁宗明道初改制大樂命集賢校理李照等預議舊太常鐘磬十六枚爲一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翰林學士馮元等駁之云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蓋加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

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淩犯之音作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至范鎭又主去四清聲之論楊傑著元祐樂議破鎭說又云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宋史樂志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

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虡者蓋取十二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虡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懸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虡則清正之聲倍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常鍾懸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未明所出攷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弱商強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

敘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鍾爲角南吕爲宮則大吕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爲宮則大吕爲商夾鍾爲角葢黃鍾大吕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求之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絲竹之器本無清聲者未可捌意求法且當如舊按堯臣所論最爲平允故具其大

凡爲陳暘樂書竊今照之言瑣屑論四清二變之非是云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則編鍾編磬不過十二以此石磬十六枚爲成帝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爲之非古制云云不知典同之十二聲乃上文高聲正聲之等而可據爲十二之數乎既不能讀經又以漢書爲不足信通觀其書則剽竊割裂每引一事輒文句不通且段段有呼嗟歎息加以謬斷與其兄禮書迭相唱和此無忌憚寡廉恥之徒也

筆則筆削則削

孔子世家文

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魏志高貴鄉公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宋志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於先聖先師於辟雍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中通典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行養老禮於明堂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北齊亦於辟雍後周於太學唐制仲秋吉辰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按御覽五百三十五晉尚書大事曰天中記作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中自有太學國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爲無事虛誕御覽脫落據天中記補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學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辟雍按此乃權時假名曰辟雍耳宋志穆帝升平元年釋奠亦於中

堂權立行太學可便謂太學乎是爲漢魏之事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齊王使有司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書字譌衍天中記同舊典太始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之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況無辟雍有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按靈臺詩序正義鄭駁異義以爲辟雍卽天子太學設於郊差近之此亦鄭君未定之說也攷王制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注云殷制正義云周則太學在國

小學在西郊王制又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則三老五更非庶老其養在國中虞庠之在西郊者卽是辟雍乃小學非太學也故孔氏亦云周制太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周以虞庠爲辟雍矣據王制文王世子養國老釋奠並當在太學惟大射饗耆者於辟雍耳漢以下行養老禮於辟雍則非也

至五百餘篇

藝文志河閒獻王所輯合樂禮共二百三十餘篇耳五百誤也

昔黃帝作咸池

通典一百四十樂一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御覽五百六十六樂書曰按經籍志有信都芳撰又開皇初盧賁蕭吉並撰著樂書唐德宗時宋璟孫沆亦進樂書三卷御覽亦引之此不知誰人也謹按禮記疏云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羲之代五運成立甲厤始基畫八卦以[illegible]陰造琴瑟以諧律呂繼德之樂故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明功也今樂記正義引熊氏云五行鈎命訣云云而無以下語知此是唐以前未刪定之疏又帝系謀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梁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

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克樂□□□□□□
□□□□□□□□□□□□□□□□□
呂氏春秋古樂篇朱襄氏之治天下士達作爲五絃瑟
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
以歌八闋一日載民二日玄鳥三日遂草木四日奮五穀五日敬天常六日建帝功七日依地德八
日總禽獸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康之訛□□□陰多滯伏而湛積水
道壅塞民氣鬱閼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黃帝事詳律麻志樂記
注咸池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鄭此言當有據
顓頊作六莖
古樂篇顓頊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

湊湊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魏樂志顓頊有承雲之舞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大司樂疏樂緯云五莖爲五行立根莖

帝嚳作五英

古樂篇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箎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日抃或鼓鼙擊鍾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大司樂疏樂緯云六英者六合之英

堯作大章舜作招

古樂篇帝堯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爲十

五絃之琴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按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樂記注大章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二注不同孔賈疏並云咸池是堯增修之樂大章是依舊不增修之樂至周爲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

禹作夏湯作濩

古樂篇禹命臯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武王作武

按周樂成於周公武王但作武舞襄二十九年傳季札

見舞象箾南籥者正義引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頌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舞是武王所作而頌云文王之典故箋言文王有征伐之法正義云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按此是武王推美文王所謂繼志述事故服虔云象文王之樂樂記但言六成舞位明武王但制此舞故注云武謂周舞也文王世子下管象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墨翟三辨云武王用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此並是武王所作象舞而世或誤以爲大武呂氏古樂武王

命周公作爲大武與此所云並誤以象爲武也頌序又

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謂舞也武亦名

象明堂位注又云象謂周頌武也荀子儒效篇武象起

而韶濩廢古樂篇周公爲三象以嘉其德是此大武名

象所由誤傳也祭統武宿夜熊氏云即大武之樂也

周公作勺

酌汋並同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正義熊氏云

舞勺文舞舞象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

武之小舞也鄭注樂師小舞亦以內則文爲證是則六

代之舞爲大舞矣燕禮若舞則勺注云旣合鄉樂萬舞

而奏之是施之於燕樂爲縣也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按其義記論語者是謂殷紂時者非也集解孔安國曰

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師古不知此語出孔安

國在班揚之先而謬云馬鄭羣儒在班揚之後何其陋

也夫子復云師摯之始豈可復以爲殷之樂官乎

魏文侯最爲好古

御覽七百四十桓譚新論曰余爲典樂大夫得樂家記言文

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帝

問其何服食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爲樂鼓琴不導引不知壽得何力按樂記劉向別錄云第二十三篇竇公即此人也

奏嘉至

宋志魏黃初二年改嘉至樂曰迎靈樂隋志梁改爲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宋史樂志姜夔大樂議云周升歌淸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旣歌夕牲養神迎神送神皆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繁樂無虛作謂宜叔周制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

隋志梁武初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案周禮王出入

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樂府之夏惟變王夏爲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周舍議以爲禮王出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

采薺肆夏

樂師注鄭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

行禮於太學中出以鼓陔爲節按此則漢尙有陔夏玄謂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至堂而肆夏作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具見尙書大傳南齊志晉泰始中傳玄造迎神送神肆夏歌詩一篇則又以侑神也魏樂志正始四年此魏之宣武帝公孫崇言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宋史樂志和峴言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今郊祀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入奏之

奏登歌

禮云升歌清廟周祭文王歌此詩頌序云天作祀先王

先公也執競祀武王也是皆所謂升歌矣未知漢之登歌何若也小雅譜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晏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鄭云享公上取上取頌也則頌本宗廟登歌所用鍾師注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玄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漢之初皆亡晉志杜夔舊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鹿鳴以晏嘉賓無取於朝享攷之舊聞未知所處然則漢廟朝升歌

並取此四章爲節耳宋志賀循云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

獨上歌不以絲竹亂人聲

按鄉飲酒禮設工席於堂廉東工四人二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云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此以瑟被歌不徒歌之一證也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按明堂位祭統等並云升歌清廟故彼注云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此以瑟奏歌之二證也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拊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

鼙爲鼓此有琴瑟以和歌有拊以爲歌節其三證也其
始卒之時亦必擊鍾磬以爲節故鎛師云以鍾鼓奏九
夏虞書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其四證也據禮經
堂上弦歌堂下樂未入至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
畢主人獻笙已乃閒歌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
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堂
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此堂上堂下一
歌一和也旣乃合樂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
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則堂上歌
瑟堂下笙磬並作其次第如此而漢制獨上歌則爾雅

徒歌謂之謠非也隋志登歌法準禮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廟之歌縣一磬而尙拊搏又在漢代獨登歌近代以來有登歌五人別升於上絲竹一部進處階前蓋虞書之義也後周登歌備鍾磬琴瑟階上設笙管今遂因之合於儀禮荷瑟升歌之事登歌法十四人鍾東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幷歌者三人執節一人並坐階上笙竽簫笛塤篪各一人並立階下按周隋以笙管之樂並和亦非也又公違禮儀惡云揆合耶

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

漢舊儀皇帝拜謁贊享上酒至昭穆坐次上酒畢卻西

面坐也小次贊享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卽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宋志皇帝詣配座前酌奠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皇帝伏飲福酒訖從東階下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亦承漢故事也元史祭祀志英宗至治二年議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按開元禮光祿卿未終獻太尉亦先受胙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宋史禮志詳定所言飲福受胙俟終三獻從之按

楚茨第三章云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則自主人獻賓以至旅酬也四章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此尸賜嘏之事箋云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也五章則歌鍾送尸矣禮運正義引崔氏三禮義宗云薦熟時迎尸入室王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醑尸爲七獻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緹齊以醑尸爲八獻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緹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按少牢禮尸

十一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祝與二佐食取黍稷牢肺以嘏於主人於是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獻尸其後賓長獻尸計天子受嘏亦當在尸十五飯酳尸之後王后酳尸之前此則與楚茨詩次第較異也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禮實七獻而云尸飲五者以初時圭瓚祼尸璋瓚亞祼尸祭奠而不舉也君於其時可獻卿則尸錯君固已畢矣雖不如楚茨詩在獻酬之後要諸事神之禮已備也觀舊儀實在一獻之後此漢制之謬通考

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自漢以來爲三獻后無入廟之事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於奧東西向上設神位於戶外之

西南面皇帝立於戶內西南隅是爲一獻出戶立於
扆前北面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爲再獻皇帝立於戶內
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爲三
獻六年薦太廟仍如漢唐儀也宋志孝建二年祠南郊
終獻奏永安隋志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
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胙至是改爲獻雅取尸飲五
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

燕禮記有房中之樂王風傳云國君有房中之樂鄉飲
酒注周南名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疏云房中
之樂鄉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鍾鼓婦人用之不用
鍾鼓則謂之房中之樂按隋志皇后房中之樂毛萇侯

包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
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於鍾
此賈疏所本然謬論也關雎詩明云鍾鼓樂之磬師職
云教燕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通
典一百四十七煬帝初祕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鍾磬
奏云既不設鍾鼓義無四縣何以取正於婦道磬師職
云云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弦歌必有鍾磬也陳暘引唐
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鍾鎛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
音不備不足以爲樂也舊唐志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
尚侈始置鍾磬猶不設鎛鍾以鎛
鍾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革宋志侍中王粲改作
安世詩魏改安世曰正始之樂新書官人篇罷朝而論

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舊唐志淸樂存者平調淸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

宋史樂志景祐中中宮之縣復用特磬代鎛鐘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

日知錄云下云武帝立樂府此兩收而未貫通者按史記樂書亦云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此以後制追述前事史漢每有此病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宋志魏黃初改武德曰武頌舞文始曰大韶舞南齊樂志周大武舞秦改爲五行魏文帝改五行還爲大武舞

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

宋志孝建二年建平王宏議舜樂招漢改文始周樂大武秦革五行眘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武德太宗廟樂曰昭德若廟非不毀則樂無別稱猶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惠景二王樂無餘名按自宏有此議唐宋諸帝廟室皆別爲樂名矣

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

宋志魏改昭容樂曰昭業樂隋志牛弘奏曰昭容主於武德猶古之韶也禮容主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遞相因襲並宗於韶據弘所引則漢志皆爲韶而今本作昭

夏乃牲出入所奏蓋以配武德舞乎此訛招爲昭因妄

加夏耳

作風起之詩

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索隱侯語辭也兮亦語詞

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

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

宋志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

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爲盡用宮

懸之樂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

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圜丘方澤宜

以天子制設宮懸八佾魏樂志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為紕繆又云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讌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理同至尊宜皆用宮懸隋志宋齊代祀天地宗廟准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祭郊廟備六代樂武帝曰周官分樂饗祀虞書止鳴兩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義何者事人禮縟事神禮簡以少為貴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明肅則失其

旨矣愚按六代之樂若不徧作則大濩以上周人無獨
奏之理假如獨奏則新朝而歌前代功德此隋主所怒
豈周公制作之義乎大司樂雲門咸池之舞皆是始降
神祇所奏其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下乃是四時祭
享所分用故鄭於上文大合樂注云徧作六代之樂以
冬夏日至作之蓋祀享惟冬夏最隆樂備也明堂位禘
祀周公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魯禮如此
則知圜丘方澤禘祫之禮並用六代樂矣後周立制悉
倣周禮隋志云武帝天和初造山雲之舞又有大夏大
濩大武正德武德之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

袷之禮六舞更遞作之此則周禮用六代之證既備六代自然不止兩懸梁武於經義爲疏

采詩夜誦

師古謬謂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何焯曰夜誦與祕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云昏祠至明蓋慮臨祭或以倦惰獲罪神祇故先教之夜誦以肄習樂童按宋樂志永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奏正旦設樂改太學諸歌舞詩黃門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送誦習輒申攝施行然此采詩夜誦蓋急欲其習熟與宋永初事正同鄭司農樂師注云敕爾瞽率爾眾

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此則漢法誦詩之事

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御覽五百七十二 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善雅歌與李延年同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 又聲音篇云按樂記箛武帝時邱仲所作以荀勗十二笛例之蓋時作此器以協律

晉志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 本脫將字 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作十九章之歌

樂書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按當日博士之陋如此

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

漢舊儀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疑有誤

自竹宮而望拜

劉昭注黃圖云上帝壇圓八觚徑五尺高九寸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按竹宮者以竹

為圜也開元禮祀前一日皇帝致齋於行宮然不言其制通考七十一宋南郊初不立齋宮所謂青城者蓋結青帛為帷幕如周禮之帷宮元豐四年禮官言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八倍之易以室屋一勞永逸按此竹宮亦如宋青城處所明矣黃圖云竹宮甘泉祠宮也蓋建武倘沿其制

高張四縣樂充宮廷

按大射儀軒懸之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注東方鍾磬謂之笙鑮如鍾而大郎鑮倚志郎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者也陳暘云鑮本小鍾沈約誤以爲大不攷經傳之過然約固有所本惟韋昭周語注以鑮爲小鍾據經文笙是編則鑮是大鍾明矣非約之誤適見陳暘之妄言耳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並南鼓所謂代面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西方鍾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按虞書笙鏞以間本是庸字俗加金旁耳梁武謂虞書止兩懸以書僅言東西笙庸也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朔鼙在其北並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係於磬西紘按此即北方之縣以其當射故闕鍾磬但立一鼓以表之小胥注軒懸去南面辟王疏云成二

年傳請曲縣注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諸侯軒縣旣然推宮縣當亦如此陳設也周書大匡解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牆合牆合卽宮縣也隋志晉及宋齊縣鍾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鍾其東衡大于鎛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鎛鍾此北縣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北面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柷敔梁武除去衡鍾設十二鎛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鎛鍾則設編磬各一簴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隋高祖令宮縣四面各二簴通十二鎛鍾爲二十簴簴

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又後周故事縣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而爲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伶州鳩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自鶉及駟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宮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牛弘等以爲非據周官小胥職注縣十六此縣八之義每虡準之縣八用七（按在七）不取近周之法縣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爲宮縣陳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林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

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夾鍾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按自應鍾至無射爲十二鎛鍾也其鍾磬稱鍾稱磬]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大射則徹北面而加鉦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靈鼓靈鼗宗廟用路鼓路鼗各兩設在縣內每鎛建鼓各一人每鍾磬筍簴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每鍾簴竽笙簫笛塤篪各一人縣內柷敔各一人柷在東敔在西[鎛鍾十二簴各依辰位又甲丙庚壬位各設鍾一簴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簴共爲二十簴四廂同作]唐志貞觀初增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案十二於四隅周建德中復梁三十架隋文省煬帝又復之[隋志煬帝又設十二鎛鍾則鍾磬二架通建鼓四架]

爲三十六架大業中煬帝制宴饗設鼓吹依梁爲十二架案下皆熊羆貙豹騰倚承之以象百獸之舞據此則唐初嘗省同隋文制也　宋史樂志舊樂建鼓四幷鞞應其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鍾相應擊之元史禮樂志擊鐘者以茱萸木爲之合竹爲柄拊磬者以牛角爲之枹鎛鍾樂論云國朝郊祀朝會宮架內止設鎛鍾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架內於鎛鍾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大小相應按此論甚是歷代皆未之思也

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並筍虡之飾毛傳樹羽置羽也正義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注云周人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筍之角上飾彌多也彼疏云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唐志上列樹羽傍垂流蘇周制也

飾以博山後世所加也宮縣每架金博山五軒縣三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上集翔鷺

神來宴娭庶幾是聽

魏志祖瑩議引作神來宴饗舊唐書志同招魂娭光眇視王逸曰娭戲也按娭與喜同集韻娭婦人賤稱又末喜之喜通作喜又嬉通作娭

四極爰轃

以上第三章

簫勺羣慝

李文貞云簫勺即銷鑠注謬按簫當爲箾箾平也勺酌取也

蓋定燕國

按燕國謂臧荼也五年臧荼反又利幾反於潁川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又韓王信降匈奴此所謂紛亂東北師古但指匈奴北則然矣何有於東又不曉燕國為臧荼如彼訓詁乃徒費筆墨也以上第五章

貴有德

以上第六章據劉氏刊誤知以前本並作大海蕩蕩高賢愉刊誤依注蕩蕩愉愉故定作大海蕩蕩章章六句吳仁傑曰大海蕩與太山崔相涉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賢愉樂民人注有愉愉之德然則解蕩為蕩蕩解愉為愉愉自是文勢如此恐只當用三字句讀之今改定作八句按通考亦作八句

澤弘大

李文貞云大恐久之譌德施大者弘也世曼壽者久也

蓋久字則與保壽叶

克綽永福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綽綰眉壽則綽是祝延之辭此

章上有桂華下有美芳四字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

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章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後辭

無美芳亦當爲美若矣按通考尚承此誤詩紀側注

浚則師德

刋誤通考並欲合十七章之數故以此四句別爲一章

然辭均相連不可斷也當以末章承容之常四句別爲章耳詩紀從樂府合上爲一章

郊祀歌 焫膋蕭

按此猶是古制隋志梁天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則用香始見也當是釋氏教入中國後用之

尊桂酒

王逸九歌注與此應劭注同蓋鬱鬯之齊漢已不用矣

兆逐靡

兆謂候神之巫也道家上表章皆自稱爲兆

俠嘉夜

俠並也類篇一曰旁也冠禮註婦人俠拜公羊哀十三年傳注滕薛俠轂言靈巫並侍神於夏夜也自眾嫭並以下皆言巫之容餙注並謬

后土富媪

新書六天清澈地富煴說文煴鬱煙也易繫辭作縕廬紹弓云媪疑即煴形近而誤按新書道術篇又云欣燻可安謂之煴反煴為鷙則煴乃坤厚載物之義解為媪母其俗同於小說之后土夫人也

青陽三

禾樂志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自青陽以下稱鄒子樂者今鄒子陰陽家殆無一字傳其書當言五郊之樂

桐生茂豫

桐與侗通用法言學行篇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侗也侗然未有所知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皇侃謂籠侗亦與籠東通與此義同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

此當祀中央黃帝后土故曰泰元又曰媼神漢尚土德故云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媼亦當爲熅通考元豐六年

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此謬舉經史以曲附時事不知甘泉祀天汾陰祠后土王莽之前未嘗紊也成帝世爲南北郊然李奇師古之注已謬列天地故妄庸人注述大典適足貽毒於後世

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

錢氏大昕曰奏罷者謂去鸞路句改爲涓選休成也下章云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亦謂去黼繡句改爲肅若舊典也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甘

泉泰時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按冢人職言鸞車象人注鸞車遣車也象人以芻爲人古固有之以送葬矣宜皆勿修故更去鸞路龍鱗黼繡周張二語其餘仍用舊文也按上章惟泰元仍云鸞路龍鱗此章仍有黼繡周張不知其所更定何事也

涓選休成

涓與蠲同詩傳蠲絜也注云除惡選美者謬詩之吉蠲亦可謂除吉乎此四字當在前行更定詩曰之下與肅若舊典同志於標右但曰天地八日出入九知不以爲歌辭矣詩紀並去之是也

黼黻周張承神至尊

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〻二丈中一幅四周緣

之玉几玉飾器

干童羅舞成八溢

大胥職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謂卿大夫

諸子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

除吏詔書所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

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

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疏云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年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鄉大夫職七尺為二十惠棟云劉昭注續志引盧植周

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五尺鄭注論語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疏說失之按注中三十當作二十舞者取童少不得三十之年尚列其間也 按此云千童羅舞雖不能責遊子弟要亦選良家子充之通典樂七開元八年參軍趙愼言論郊廟用樂周禮以樂舞教國子是知古之舞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文舞武舞爲二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貌修正者令太常博士主準國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宋史樂志四大觀四年詔曰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恥於樂舞與樂工爲伍坐作進退盡今古異時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然徽宗雖欲復之亦卒莫能行也

太一況

樂書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彼歌辭略舉之非全篇也

天馬徠

樂書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

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按歌詞與此異固不必言然公孫弘以元狩二年三月薨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帝紀馬生余吾水元狩二年夏也弘皆不及見史記公孫弘傳亦云元狩二年病竟以丞相終則書之謬妄非司馬氏手筆也若宛馬詩相去懸絕不待辨也帝紀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與此志又乖異

虎脊兩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果下馬土產小駟也駿者有兩脊

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喜行齊民要術相馬經曰脊爲將
軍欲得强

歷無草

無草疑是地名水經注廣武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
有馬蹶谷漢武帝得大宛天馬有角爲奇故歌曰天馬
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循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
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
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

珠熉黃

與芸其黃之芸同毛傳芸黃盛也正義曰芸是黃盛之

狀

貳雙飛常羊

舞者二人為列故云雙飛孔叢荅問篇梁人陽由伎巧

過人骨騰肉飛文穎注同之

河龍供鯉

謂河龍出鯉以供祀古艷歌云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

魚注以為夏所賜之龍謬

百末旨酒

緐露執贄篇天子用暢（與鬯同）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

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師古所云見春）

秋繁露者如此唐六典光祿署良醖令供春暴秋淸酴醾桑落等酒說文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與此合金石萃編唐天寶七載恆嶽碑陰題名有前供奉合鍊百花漿道士劉處一百花漿疑亦百末酒之類

泰尊柘漿

司尊彝注太尊太古之瓦尊也燕禮公尊瓦大兩楚詞胹鼈炮羔有柘漿

馮蠵

即馮夷耳旣解馮爲馮夷何可解蠵爲龜十九章中可盡以本字讀乎

假狄合處

狄卽逖之省韻會或作遏亦省作狄詩狄彼東南含爾

介狄按毛傳狄遠也注作遠夷解非

鬬流離

詩正義陸璣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

適長大還食其母以比匈奴貴壯賤老讀如闕邪說之

闕師古謬

殊翁雜

集韻翁說文頭毛也按頭上毛易雜色荀子樂論埴饒

翁博翁亦有雜義墨子節葬翁縗絰亦謂縗之垂如鳥

頭毛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

巡狩之事武帝也福應之事宣帝也續志注漢祀令曰天子有行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按武帝巡狩詩歌若瓠子盛唐樅陽秋風辭之類也宣帝福應若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云上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是也

是時鄭聲尤甚

宋志前漢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

古兵法武樂

司馬法天子之義得意則愷歌鄭大司馬職注有愷樂二字示喜也大司馬職若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大司樂職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宋志鼓吹蓋短簫鐃歌按劉昭注引蔡邕志三曰黃門歌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則鼓吹與鐃歌非一矣通考云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殊用陳暘謂漢有鼓吹鐃歌十八曲其粗率至不足言矣蔡邕曰軍樂也黃帝歧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歌也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爲一樂之名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章帝加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樂通考云據此所

言自是八曲之一名或作於章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上陵而爲之也愚按上陵歌辭云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則宣帝時辭軍樂非所以享鬼神食舉曲名偶同非此也有所思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七曲亦有之不知與此同否雉子斑聖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遠如期古今樂錄漢大樂食舉有遠期至魏省之石留務城古曲亡玄雲古曲亡黃爵行古曲亡釣竿漢鐃歌二十二無釣竿古今注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唐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歷代獻捷必有愷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凡命將征討獻俘馘者

其日備神策兵衞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歌樂用
鐃吹二部笛觱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
樂工等乘馬執樂器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
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行至太
社及廟門工人等下馬陳列於門外候告獻禮畢復導
引奏曲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
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
導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
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奏請奏凱
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一

應聖期一賀朝歡三君臣同慶樂皆五言絶句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凱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出旌門外訖以下見倖百官稱賀

騎吹鼓員

宋志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以此推之則魏漢給將軍鼓吹皆騎吹非黃門鼓吹

江南鼓員

宋志相和曲有江南古辭

淮南鼓員

上林賦淮南干遮

巴俞鼓員

上林賦巴俞宋蔡晉志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較歌曲而爲之改行辭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宋志晉爲宣武舞歌四篇

矛俞第一矟俞第二弩俞第三安臺行辭第四唐志隋平陳所得清樂六十三

曲其巴渝曲魏晉改名梁復號巴渝

梁皇鼓員

皇當作王唐志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

陽操用舂牘

剛別拊員

隋志棡鼓一曲十二變夜警用一曲俱盡次奏大鼓陳

陽樂書隋大駕鼓吹有棡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

地苣文大業中煬帝晏饗用之唐開元禮義羅曰新書藝文志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宋藝文無此棡鼓小鼓曰按圖鼓上有蓋常先

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𨍏與金鉦相應皆有曲爲律書樂圖云掆鼓一面十採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按大荒東經東海中流波山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遏厓十曰波蕩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按舊唐志景龍二年侍御史唐紹諫曰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掆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厓壯士怒之類然則其傳久矣剛與掆同別柎即搏拊書大傳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亦鼓類通考桴鼓唐燕樂有之其制如大鼓下有趺今太常鐃吹

前部用之或拊是鼓柎與桴同禮運釋文桴鼓槌也

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

漢有候氣法周語瞽告有協風至此其類也通典陳山陽太守毛爽習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學之於爽周歲之日月異其律冬至之日以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隨月異宮匝歲而復

縆弦工員

通考姜夔定瑟之制弦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弦宋史樂志徽宗命劉昺編修樂書云絲部有五曰一弦琴

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師延拊一弦之琴昔八作三弦琴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按其絲數未有詳述者當考

柱工員

通考姜夔制瑟設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行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弦通典傳玄箏賦序曰弦柱擬十二月又琵琶賦云體圓柄直柱有十二阮咸十有三柱

商樂鼓員

大戴投壺篇凡推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

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商齊可
歌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也豈此
商樂歟下云不應經法則非也晉職官志光祿勳統清
商令魏少帝紀注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
商隋百官志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然淸商署蓋
倡優之樂也

縵樂鼓員

磬師職教縵樂注雜聲之和樂者也隋志牛弘奏雅樂
每宮但一調縵樂用七調

常從象人

蓋周穆王偃師之戲也通典窟礧子亦云魁礧子（即傀儡之）戲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鹽鐵論相馬偶人）漢末始用之於嘉會觀此則不始於漢末也御覽引梁元帝纂要魚龍蔓延復有象人則非戲蝦魚師子者矣韋昭云假面漢世惟大儺有之他無攷（新書匈奴云倒挈面者更進或此也）唐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綫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雅大人員

未詳其制或是百戲之夏育扛鼎神鼇負山等

鈚四會員

師古舍李從韋無是非之心者也漢無鈚國云蓋得之吳仁傑據詩其鏄斯趙以爲鈚鏄連類鈚趙通用謂趙國也亦非 按多稱四會者通典樂七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聲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郎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羽觴行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

齊謳員

陸士衡集有齊謳行

竽瑟鍾磬員

李善注曹子建美女白馬名都三篇引歌錄曰並齊瑟行也

給大官挏馬酒

齊民要術作酪法牛產三日以繩絞牛項頸令偏身脹脹倒地即縛以手痛挼乳核令破以腳二七偏蹴乳房然後解放羊產三日直以手挼痛令破不破腳蹴若不如此破核者乳脈細微攝身則閉核破脈開捋乳易得挼此法則在取乳之前挏馬亦猶是也若作酪只以匙痛攪不用撞擊也又作馬酪酵法用驢乳計二三升和馬

乳不限多少澄酪成取下澱團曝乾後歲作酪用此爲
酵也元史郊祀志南郊馬湩三器各設於尊所之首太
尉三祭酒於茅苴太官丞傾馬湩於爵跪授太尉亦三
祭於茅苴又云凡大祭祀尤貴馬湩將有事敕太僕司
挏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太祖本紀各持馬乳擲疾闕此挏馬之具也按
周禮亦飲無酪漢則以薦郊廟與拓跋蒙古同蓋秦俗
也今則有茶名無酒名矣
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隋志周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
百八十八

漢書疏證卷十四

浙江書局刊
楊振鎬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